



解读

韩少功的「日夜书」

卓今 赵飞 申艳琴 —— 主编

时代精神困境的呈现与诘问
叙事结构下的潜在文本
知青的前世与今生
准列传体叙事中的整体性重构
时代情绪的诗性书写
在仰观体察叙事里展开诸多纵深探究

解读 韩少功的「日夜书」

卓今 赵飞 申艳琴——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读韩少功的《日夜书》/卓今,赵飞,申艳琴编.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321-5400-5

I. ①解… II. ①卓…②赵…③申…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3025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钱 祯

解读韩少功的《日夜书》

卓 今 赵 飞 申艳琴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00-5/I·4297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序

卓 今

前不久在“韩少功吧”看到一位网友写过这么一句话：“他的文字里有神性的东西在闪耀。”这句对韩少功作品总体性评价的话一样也可以拿来用在《日夜书》上。《日夜书》的好看，相信读过的人都感受到了。作品里总潜伏着一种“深层次的客观性”，它看不见，摸不着。我想批评家的职责就是试图把隐藏在文本里不确定的东西呈现出来，至少尽可能地接近这一目标。通常人们喜欢某一部作品，而对作品里所蕴含的美却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承认它非同凡响的意义和价值，却不知这意义和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批评家用各自不同的经验和感知对它做出评判和分析，这是一件艰难而有趣的事情，形象、故事、现象层本身固有的客观意义不言自明，但多事的批评家们总想由此而引申出文本所包含的象征、隐喻、暗示和潜在的意义，这些东西又是那么飘忽不定，批评家们穷追不舍，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所阐释出来的意义五花八门，到达核心的路径似乎也充满了歧义和岔路。批评家通过视野变化和视角转换，甚至穷尽所有的办法试图发现真相，结果反而扯成一团麻纱，打出一个更为庞大而难解的“结”，抛给读者一个更大的疑团。这对普通读者来说一点都不好玩，过于艰涩的文字，高深的理论，一大堆逻辑、推理、论证。一部好看的小说被他们解构来分析去，反而变成了看不懂的天书。人们最初阅读很少理会批评家怎么说，幸好，批评这种游戏，只有极少数的人陪他们玩到底。文学批评走到今天，越来越没有人间烟火味，要么是一副媚态，要么端着架子，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像月球表面，远看有一些亮光，逼近却是寒冷丑陋、坑坑洼洼。我有一种担心，《日夜书》的评论和研究会不会也遭遇这样的尴尬。读者的阅读习惯还不至于达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程

度,阅读和研究虽不是两相分离,毕竟还能相互成就、相互照应。对一部优秀作品做再精细的考察都不为过,按照接受理论的说法,如果读者的理解与作者的意图完全重合,写作便失去了意义,一个人不可能一口吞下整个文本。事实上,我们所能做到的,大概就是提供各种可能性和看问题的方法,在方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有那么一点点吸引力,这就够了。

不得不承认,2013年的中国文坛,《日夜书》已成为热点和文学事件。尽管作家本人无意于这一切,但客观上其影响势不可挡,它一发不可收拾地、轰轰烈烈地扩散开来。四次专题研究讨论会,2013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当代小说国际工作坊(2)——韩少功《日夜书》讨论会”;9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与海南省文联在长沙举办的“韩少功长篇新作《日夜书》研讨会”;11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的“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研讨会”;2014年3月,复旦大学举办的“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研讨会”。四次会议的与会者大都是国内知名评论家、作家、期刊主编,以及一批中青年批评家中坚力量。汇集了各种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类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讨论会有程光炜、李陀、刘禾、李云雷、杨庆祥等。长沙的研讨会会有张柠、何言宏、王春林、赵树勤等,蒋子丹、王跃文等作家也出席了本次研讨会。中国作协的研讨会会有李敬泽、白烨、雷达、陈晓明、贺绍俊、格非、梁鸿鹰等,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会有陈思和、程光炜、陈晓明、王尧、梁鸿等。国内知名文学学术期刊《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创作与评论》分别做了《日夜书》论文专题。国内顶级文学学术期刊《文学评论》发表2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各大报纸、网站连篇累牍发表访谈、评论。各种奖项纷至沓来:原创虚构类图书奖,2013年度《当代》长篇小说论坛“年度五佳”,文化原创榜2013年度提名(虚构类),华语文学奖杰出作家候选人等等。台湾繁体版《日夜书》出版。影响还在继续。

韩少功与他的《日夜书》所带来的丰富性和传奇性远远不止这些,研讨会的形式也变得立体和感性,长沙的研讨会不得不延伸

到会场以外——参观韩少功汨罗乡间居住地，打破局限于文本本身的阐释和解读，算是对作家进行一种另类的深度阅读。《日夜书》的景致和人物想必还在批评家的大脑里萦绕，人们总怀着一种冲动，想要打探作家“隐居”的那一方山水，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山南水北》的八溪峒，《马桥词典》的马桥，《暗示》的太坪墟，《日夜书》的白马湖农场，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汨罗八景乡离长沙不远，大约一百公里，下高速后七拐八弯，要经过好几个乡镇，车行至八景乡境内，人们猛然发现，眼前赫然立着一方门洞，呈黑褐色，怪石嶙峋，参差嵯峨，上书“八景峒”三个篆体字，恍若时空穿越，闯入仙山洞府。作家的隐居地果然别有一番洞天！汨罗八景水库在韩少功的很多作品里都有过描述，客人们看到眼前一汪蓝盈盈的水面不免一阵兴奋。别以为这就是白马湖，此湖非彼湖，他当年下放的知青点据说离这里有六十里地，他的乡间住所还在一层叠一层的大山深处的褶皱里。水库很大，负责下面几个乡镇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差不多到了水库的尽头，水边上那一幢略显洋气的红砖小楼就是韩少功的住所。蜿蜒的石板路向竹林深处延伸，橘园、葡萄架、菜园子、鸡舍、梓木、桂花树，一只大黄猫惊恐地从杨梅树下噌地一下蹿进菜园子，乡亲们早已习惯韩爹家里远方客人的造访。2002年韩少功住在这里以后，总有外国朋友来访，八景的乡亲们说：“自打抗日战争时期来过日本人之后，不是韩爹住这里，不会有外国人来呵。”来客一般都居住在大城市，看到这般景致，一个个爱得要死。人们惊奇于眼前这种矛盾美学，粗笨的原木沙发、农具和粪桶、被八景人嘲笑的“丑得要死”的帆布胶鞋，与通透明亮的房间里散发出来的人文内涵、书卷气竟是那么和谐！大家无缘亲眼目睹他挖地、锄草、扎豆架、摘虫、挑粪的样子，更愿意把他想象成悠闲自得的隐士，闻着花香晒着太阳，于晨露中吟诗，在黄昏里思考。客人们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与乡邻扯闲白话聊家常时的那种快乐，为乡里公益事业奔走忙乎的热情周到，为农村某个现实问题纠结不安的情形。对批评家们来说，这种体验十分珍稀，带来的影响也远远超过研讨会本身，人们回到城

里还无法平息内心的激动,打开电脑发微博,那些美轮美奂的图片,无疑是都市人向往的神仙居所。批评家们感同身受,体会到了韩少功这些年来这种生命体验的力度和厚度,某些逼仄枯死的感官忽然被激活,某些苍白幽暗的知觉倏地被点亮,当然,另一方面,眼前的事实又有些残酷,它让城里的知识分子羞愧绝望。人们终于明白,韩少功的作品与这片土地是精神相依、血脉相连的。城市文明肯定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韩少功显然不仅仅是用了一种与流行趋势相悖的方式去体验生活,知行合一。深刻的洞见往往来自最有成色最有质量的生命体验。

论文集以长沙会场提交的会议论文和发言为主,也有北京会场的少量文章(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刻,上海会场讨论正酣)。同时也收集了部分发表在各大期刊关于《日夜书》的评论。很多好文章没能收进来,深感惋惜。在此感谢各位为此付出的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特别感谢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研讨会所作的贡献,以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研讨会为本书内容的补充和丰富,感谢《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上海文化》、《创作与评论》以及相关报纸、网站提供的高质量的稿件。还要特别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对《日夜书》论文集出版的帮助,以及编辑丁元昌先生的仗义和热情。这本书里有很多好文章,相当精彩!有短小的即兴发言,也有恢弘的长篇文字,刻板的外表下不乏有趣和好玩,请允许我先卖个关子。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章以单篇的形式出现,但严格意义上它是一个整体,大家围绕一个作品,表达各自的看法。它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评论集,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它的指向虽然有时候摇摆不定,但总的来说性情稳定,有一个生动鲜活的灵魂。如果读者有足够的耐心,一定会发现一个接一个的惊喜,它的复杂而多层次的表现形式,它的沉稳与幽默、深刻与灵动、大视野或者小格局,以及它们千姿百态地走进《日夜书》的方式。

2014年3月30日于长沙

目录

序	卓 今 / 1
韩少功《日夜书》的叙事分析	张 柠 / 1
新与不新,熟与不熟	蒋子丹 / 3
活出来的大作家	王双龙 / 6
反讽与思辨	王跃文 / 8
独立而并非完美的思考者	余三定 / 12
《日夜书》的精神回返与思想整理	何言宏 / 17
时代精神困境的呈现与诘问	王春林 / 20
重新打开记忆之门	刘复生 / 45
文体的突破与思想的穿越	夏义生 / 53
时代、人生与艺术的思辨张力	胡良桂 / 56
一部昆德拉式的中国小说	李遇春 / 70
进步的回退:韩少功《日夜书》的美学追求	赵树勤 / 77
《日夜书》:一个人精神的文学漫游	刘绍峰 / 82
叙事结构下的潜在文本	卓 今 / 87
“裤裆语”与“扯谎歌”	易 彬 / 101
《日夜书》:如何成为中国故事?	李云雷 / 111
《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	杨庆祥 / 114
韩少功:一个清醒的梦呓者	聂 茂 / 117

草莽英雄与历史终结	罗如春 / 127
累积、超越、平衡:活的过去与笑的泪珠	龚旭东 / 133
《日夜书》:整体性叙述背后的精神图景	黄 灯 / 139
知青的前世与今生	刘 涛 / 151
透过《日夜书》读韩少功	孔 见 / 154
打碎,如何重新组合	程德培 / 158
准列传体叙事中的整体性重构	张 翔 / 189
《日夜书》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	张伟栋 / 218
时代情绪的诗性书写	廖述务 / 227
在仰观体察叙事里展开诸多纵深探究	舒文治 / 237
大江流日夜 客心悲未央	李杰俊 / 252
《日夜书》:“后知青文学”的当下书写	陈 鹭 / 265

韩少功《日夜书》的叙事分析

张 柠

认真读完《日夜书》后,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其中的故事和人物,而是它的写法。20世纪以来的文学确有这样的特点,文学的写法变成它的主体而不是它的人物定在你的脑海中,所以今天上午我们也一直在讨论文体问题。也有人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梳理知青文学史把《日夜书》定在知青文学的脉络里,我并非不同意这样的定位,而是在想:难道这个世界只存在知青文学和非知青文学吗?若干年后,韩少功如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说他的作品是知青文学,如果是,就要对“知青文学”有所界定,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可能只有中国才有。这种文学在二十世纪历史里是否非常重要的,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范畴里重要?如革命史,以及由革命史所带来的后果,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首先,这本书的叙述价值大于人物形象塑造。文学中有些人物形象属于典型人物,有些属于类型人物。类型人物不是油画式的,而是漫画式的,漫画人物也很鲜明、很传神,不像油画那样逼真,不具有现实与历史的逼真性。很多作品的人物确实很传神,但不是典型人物式的逼真。对于《日夜书》的人物形象,我想到了“呈现一个对象所采用的透视方法”这样一种描述。西方焦点透视只有一个焦点,所有的人物、景物都围绕这个焦点,这是透视法意义上的焦点。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在一个画面上有很多焦点,而且这一焦点与那一焦点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它们的逻辑关系是需要联想的。散点透

视更强调人物形象与人物形象的关系,中国读者更习惯这种方法,如他们更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焦点透视的写法有漫长的逻辑叙事和历史脉络,散点透视则一击而中,人与事在瞬间即完成。所以我觉得《日夜书》采取了散点透视的方法,这一点有着浓郁的中国色彩。但它与《马桥词典》不同,《马桥词典》是词语自身的逻辑演变,《日夜书》人物与事件并置。

第二,我把《日夜书》的人与事命名为“知青后遗症”。它的叙述重心不是知青生活,不是通过记忆、梦想等重返现场,而是让人物活跃在当下,把回忆拉回来。这些人物承载着中国五六十年代青年的记忆,所有的历史记忆就在他们的身体上,历史记忆留下的性格就是人物,如马涛、姚大甲等。这一批人,现在正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我觉得对“知青后遗症”的反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现在掌握着中国人的命脉,这就像文学中的人物一样很复杂,既有好也有坏。作为整个群体,十五岁就离开父母下乡,自己挣口粮,有上顿没下顿。面对一群与他文化理想不相称的人,选择干农活的导师,小时候的理想变成了向农民学习,在1968那个下乡的年代,他没有疑问,当返城后,成为时代的主宰和重要角色,这些人开始反思。在对这一代人的性格研究中,韩少功做得是不一样的,有的狡猾,有的病态,像马涛有很强的功名追求欲望。这一代人中看不到很平和的、宽容的对话心态,他们要么站得很高,要么跪得很低,这是在那个畸形的年代培养出来的一些不健全人格。这是“知青后遗症”的主题。

一个作家打破传统小说叙事的边界去创造一种新的文体,这是一个创造性的作家的写作冲动,既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现在的疑问是,文体的边界在哪里,有没有边界?我认为边界是作家讲述故事以人物的言行作为基本起点,即对人物言行的模仿,行动当然也包括心理活动等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新与不新,熟与不熟

蒋子丹

在这里,我大概谈谈我阅读《日夜书》的过程。我第一次读《日夜书》是电子版,是朋友之间的一种交流。我看完第一遍后,感觉没有找到特别让我惊诧的东西。原来我读《马桥词典》和《暗示》时的那种感觉怎么没找到呢?后来我想,也许是我们对老韩在文体上的创新有过高的期待。很多人都谈到他在文体自觉方面的贡献。而他在写这部小说前曾预告过,他要用一种链接体。所以我一接触小说就非常急切地想看链接体,结果没看见。他好像还是因袭了此前的散文化小说的写法。第二遍我看纸质版时,看到他在文体上的创新仍然是很明显的。后来他自己也说是借鉴了纪传体的方式,这跟我所期待的很时髦的链接体不是一回事。所以我就想说说新与不新这个问题。像韩少功这样的作家,在文体上的创新追求一直贯穿他的始终,而且他给了我们一种被他陌生化的阅读期待。后来我仔细想,我们的期待也可能就是一种对文体求变的认识,是对小说结构和叙述技巧方面的一种痴心的期待。韩少功所思考的期待不是那么浅显的,比如他对小说散文化的变革有他的依据。他原来写的小说常常被人质疑:这是小说吗?特别是《暗示》,几乎要被排除在小说之外。但韩少功一直坚持这种写法,他的底气何来呢?韩少功说过,一个作家对文体的认识和变革出自于他对社会生活自身形式和人类思维自身形式的理性认识。这两种形式往往是散漫的、游走的、缺损的、拼贴的,甚至是混

乱的,其中不乏局部的戏剧,但是更多的时候接近散文。这构成了这种小说审美的自然根据。他对文体求变有一个界定,不是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他曾经想到要使用的链接体一定是他在体察了互联网对人类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后得出的结构设想。但他后来为什么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呢?我也问过他。他说虽然这种写法一度使他很激动,他很想这样,但他后来发现这限制了他表达的自由,所以放弃了。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一种新的文体结构方式对作家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它足以使作家放弃他在写作中所能达到的自由,哪怕有哗众取宠之嫌也不想放弃新的结构方式或表达方式。但这就是为变而变。韩少功虽然把文体求变作为写作的重要追求,但这一次为了能够更自由、更自然地做出他的表达,他甚至放弃了一度使他非常兴奋的链接体。而且这种链接体还并不是没有社会根据的,也符合他对文体变革的前提需要。他还是放弃了,这令人佩服。他选择了一种更深沉、更内在的变革,也就是纪传体。纪传体一方面从司马迁那里获得了养料,也体现了他自己对生活的哲学思考。他的文体变革不是随心所欲或哗众取宠之变,他是有准备、有章法的文体变革。

我跟老韩是多年的搭档,作为他多年的朋友、部下,甚至一个老邻居,我对他跟我共事的生活部分很熟悉,他平时在谈论中涉及的人和事,相对于他其他的小说,《日夜书》这部长篇小说选择的都是他最熟悉的经历,最熟悉的人,最熟悉的细节。韩少功对写作最熟悉的事物的难度不是没有估计。他曾说,作家最难处理的部分是最陌生的与最熟悉的。这次他选择了最熟悉的。原来有评论认为韩少功的写作是最严密地包裹了自身的表达,他的散文与随笔中对自己的生活轨迹、情感、思想的袒露可能更彻底,但在小说中,我们作为他很熟悉的朋友也很难看到他的影子。可这一次他比较多地挖掘了自己的富矿,他的人生经历在小说中有很多表现。我原来也很好奇,韩少功如果写一部自传的话,别人是否会怀疑:他是这样的人吗?是自恋狂吗?老韩在做人方面太追求完美,所以他一旦要把自己放进去,会完美得让人无法相信。可能他写的

都是事实,包括我们作为目击者所知道的,他写得丝毫没有夸张甚至还有欠缺的时候,人们都会想这个人物是否太完美。韩少功对自己有很深的反思,他确实是放下了身段,没把自己拱向神坛。我曾和他有过讨论,有过不同意见。他写小说反对猎奇,他推崇在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发现石破天惊之处,认为这才是最高境界。他选择翻译佩索阿的《惶然录》,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佩索阿没写什么,就是一天到晚晒太阳这些琐碎之事。韩少功一看到原作就非常兴奋,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就是他所推崇的那种作家。他比较反对总是关注非常态生活下的非常人生,如果一个作家以此为支撑难以成为一个好作家。确实,韩少功在他的写作中非常明确地坚持他的主张,他不会反对非常态人生写作,自己又拼命写,否则我们不会服他。从第一次阅读《日夜书》,我都知道把手机当遥控器拿走这个细节出自哪里,所以我没惊讶,所以我的阅读是一个慢热过程。

(作者单位:广州市作家协会)

活出来的大作家

王双龙

我认为,韩少功是一个大作家。不仅是因为他为中国当代贡献了《爸爸爸》、《马桥词典》这样一些重要的作品,而是因为他的写作引导和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文学观念。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使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学的话语资源。他的作品不仅让我们学习到文学写作的技巧,感觉到文学的魅力,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方针和视角。他不只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写法,而且还告诉了我们一种活法。在我看来,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活出来的。韩少功是当代文学中的大作家,他教会了我们很多作家去写作,这在当代文学中是屈指可数的。早在1985年,先锋文学流行的时候,他希望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所倡导的“寻根文学”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韩少功也翻译了很多西方文学作品,他把中西融合在一起,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博大,而不是简单地反传统和反西方。鲁迅那一代反传统,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本身就有深深的传统积淀,所以他们是在自己身上反动。现在很多人不懂什么叫传统,还反传统,简直是东枪西枪瞎打一枪。韩少功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是,不断提醒我们回到传统。他说小说中至少要有一个人物。我认为小说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因为小说本身来源于传奇、话本,故事要讲得精彩。文学的叙事表现着作家内心的格局。韩少功是一个内心有格局的作家。比

如,《廊桥遗梦》这个故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三角故事,它讲出的是“爱是需要挣扎的”,因为越美好的越需要挣扎,这就是内心的格局。韩少功是一个非常善于塑造人物的作家,也重视人物塑造。作家必须有自己的人物。这都是韩少功提醒我们的,要不断回到传统,塑造人物,他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一个思想家。

韩少功也始终站在潮流的前沿,这是他很了不得的地方。比如,现在开始反现代性,回到世界的源头,人在与世界的认识过程中找到活法,回到生命体验。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韩少功已经在乡下隐居几年了。他去与世界对话,重新去悟,去感受。在他反潮流抛弃世界的繁华时,他又走在了反现代性潮流。这个世界应该去凝视,与万物发生内心的凝视。我们应该长时间去看,去悟,而不是从知识中寻求“道”。我们现在缺少凝视,满脑子都是文化含义、事件,成为文化坟墓。重新回到与世界的对话,用心灵感悟万物,韩少功早已做到。

(作者单位:《文艺争鸣》杂志社)

反讽与思辨

——读《日夜书》

王跃文

少功先生的书都是好书,但在一般读者那里未必都是好读的书。世上有很多这样的好书,它也许不可能让人产生想一口气读完的冲动,但它却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读,从任何地方都可以读的好书。我过去读少功先生的《马桥词典》、《暗示》,就有这种感觉。但是,《日夜书》既是好书,又是很好读的书。

这部小说吸引人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种重要传统,具体说来应该是传承了《搜神记》、《世说新语》一路的文脉,书中写的都是奇人、异人、怪人,如果要给这部小说起一个迎合市场的俗气的书名,可以叫作《知青异人传》。书中描写的人物都是极富个性特点,形象格外鲜明,甚至有些夸张和极端。

虽然如此说,但这部小说更吸引我的是它的反讽和思辨。我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时刻跳进我脑海的就是这两个词:反讽,思辨。

我对这部小说的阅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最初感觉是幽默、荒诞、好玩,继而是悲凉、虚无,甚至幻灭,最后是心里一团乱麻,千头万绪。虽然时刻有悠然心会之感,但更多的时候是妙处难与君说,剪不断,理还乱。

姚大甲是书中第一个出场的反讽人物。那一场场景宏阔得空前绝后、意义严肃得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山下乡运动,却被一个名叫